

雨划过那个季节

胡志

那年,夏日的雨在生长,少年在生长,梦在生长。对她的好感,长出了萌萌的芽。芽一长出,蝴蝶就在少年心头飞舞,还飞出了一点点效应。

她坐在少年左边第二组的座位上。少年看着她撅起的小嘴,好像有点不开心;看着她回答老师提问时,马尾辫在自信地晃动;看着她写字时总是向左歪着小脑袋。听她和同桌谈起她家小狗阿黄的故事,笑嘻嘻的。少年朝着她,看着听着,她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了,脸上泛起一抹红晕。

下午,一阵雷鸣,一场大雨。雨滴滴答答,敲敲打打。食堂的大厅里,纷纷杂杂,叽叽喳喳。少年对坐在八人组的餐桌上,不时看她吃饭的样子,津津有味。晚餐后,雨过风晴,又看到她漫步操场,嘴里念念有词,在背单词。此刻,操场旁边的农家,炊烟袅袅,升起了少年的缕缕心绪。

下晚自习了,教室外是一丝丝细雨。路旁的草尖顶着一颗颗雨珠,夏夜调皮的风把雨摇曳成多姿的倩影。少年壮了十二分的胆,在心里大喝一声“英雄救美”!立即,伙同夜雨一起,给她撑开了油纸伞。路灯下,伞面泛起桐油漆成的微亮的光。“谢谢你,邻座同学!”伞下的她,莞尔一笑。

第二天下午,又是一场大雨,雨过又是天晴。校园东边的天空,架起一道新鲜的彩虹。夕阳洒进教室的时候,大多数同学去玩耍溜达了。课桌上爬满的阳光,似乎再次给少年壮了一学期的胆,贼快贼快地拿出一张早写好的小纸条,夹在她的语文书《荷塘月色》那一页。

纸条上写着:“很想看看你家的小狗阿黄,别淋雨了!”

雨划过那个季节,少年



避暑记

冯建武

天气特热,仿佛除了有台风的两天,几乎所有的日子都如蒸笼似的,只要是没空调,从早到晚,站那坐那都出汗。据说,好多地铁站进出口大厅,常有老人逗留,三五成群,聊天讲古,就连出口到马路的地方,也时常站满了人,开摩的的,抽烟的,遛狗的。目的只有一个,蹭冷气。

我自然不想去这样的地方躲热。这几年兴旅游避暑,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便突发奇想,邀上几个朋友,开车往这几年蛮火的山里跑,想着也避一回暑。

从长沙出发四个多小时,就到了预约的山村。

从空调车里还没出来,看着接待的房东穿两件衣服,我们都傻了眼,虽说只隔三百多公里,可这是一个世界吗?

房东姓胡,两口子外加一读大学放假在家的女儿负责打理民宿。他热情而又略带自豪地告诉我们,从四月底开始,就有长沙、株洲、韶关等地的客人来避暑,到现在基本上没空过,都是人传人,这波还没走,下一拨就联系订房。

下了车,行李都没放,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和溜达起来。

这个村庄,四面环山,山中云雾缭绕,莺歌蝉鸣,一条溪水从北流到村南,哗啦哗啦,昼夜不停。而村民已形成共识,不喂猪,不养牛,连鸡鸭都饲养在离屋较远的树底下。他们每家每户基本上栽黄豆,种玉米和毛豆之类,即使偶有种植水稻的,田里的水也一直流动,用他们的话说是,这样蚊子没有生长繁殖环境,连苍蝇都会很少。

本来只想呆三五天的,结果在这里住着,一不用开空调,二不用吹风扇,关键是不是点蚊香,一查长沙的气温,仍然是高得吓人,谁就都不想走了。

不是吗,来这里一家家一群群的人,都是一住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的,究其原因,是这里有“三好”。

山好。这里平均海拔1200米,山多但不是很高,呈逐步抬升之势,独特之处是,几乎所有的山上,竹松间长,太阳可以照到每一棵树,夏天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山里不少地方长有非常稀有的黄精、牛肝菌甚至松茸,空气像装了净化器似的。

水好。地势的原因,水从最初的山泉汇成溪,七弯八拐,越积越多,有些地方落差大,砸在石头上,溅起水花甚至形成瀑布,增多了负氧离子,村民用的水就都是自己到山上找泉眼埋管道接出来的,长的管道有一两千米,喝起来清凉的。

人好。当地人见客都笑眯眯的,房东大多兼厨师,蔬菜瓜果自产,饭菜搞出来色香味俱佳,收费又低,住联排别墅的一个人100元一天,住独栋的130元左右,还包伙食,从没听说过有宰客的,每家的服务都是超“五星”。刚去的时候,我对房东说,每到一个地方都想学一句当地方言。他说,我们这与江西接壤,离广东也近,口音三合一,难懂难学。但他还是耐烦地教了我两三天,见我记性不好,他女儿又编成口诀:粤A山西嗯切吧酒色,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数字1到10,你说暖心不。

唯一缺的就是体育设施,虽说村上露营基地那有一张乒乓球台,但毕竟太远场子也小,对于喜欢打球的我,不能不说这是遗憾。因平地较少,很难得有一家建有上规模的乒乓球、羽毛球场,篮球、排球就更是奢望。不过,村民告诉我,他们打算联合建一个球馆,待建好后,每年都会组织体育比赛……

我期待着。

我想,这地方我们这几年都会来。

公告声明

刘清(身份证号码:430122198011

10427)遗失父亲刘邦宁(已逝)

长沙市岳麓区雷锋镇牌楼巷村

余家冲组 1991年8月3号所发

建房证,证号 00053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致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1枚,声明作废。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 唐增荣(身份证号:430104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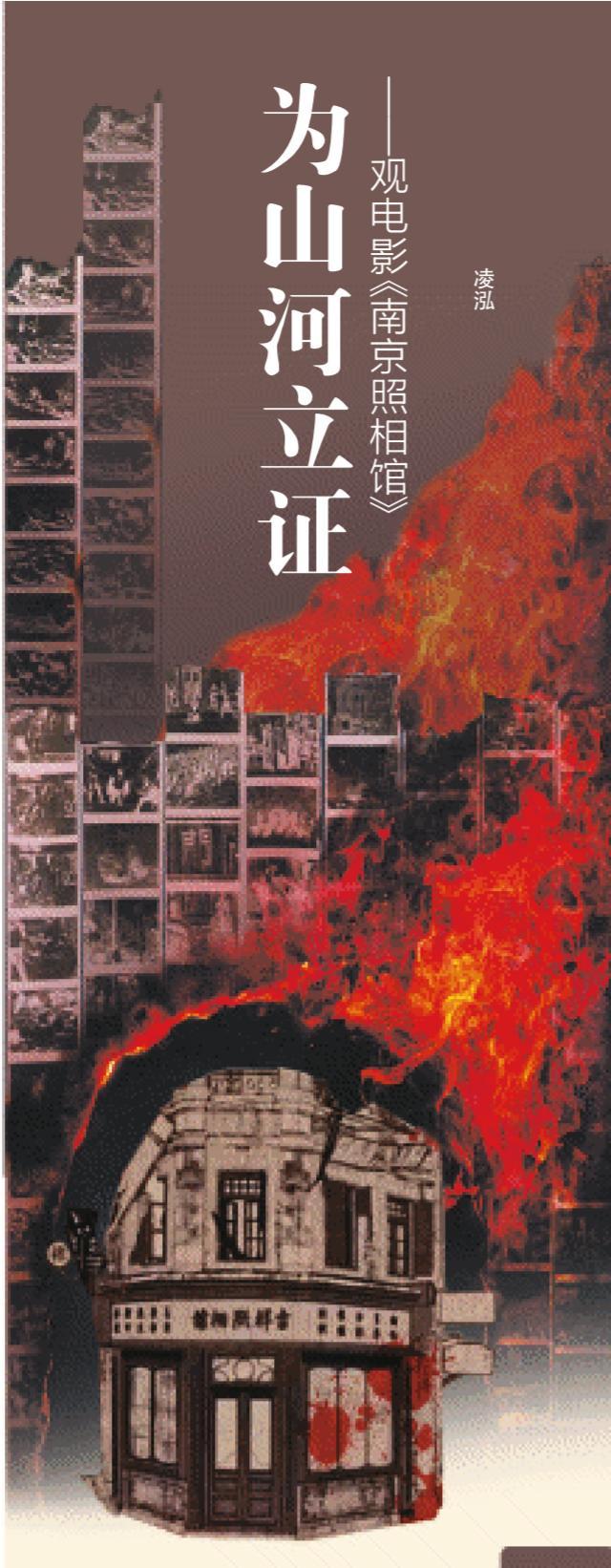
12062554)遗失由长沙市德雅大

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湖南增

值普通发票 1 张,票号:

04453771,代码:043002200105,

金额:943.55 元。声明作废。



一家银行后面,围着两排人多高的隔栅式栅栏,一排朝右,一排靠后,两线相交,成一直角。直角外侧,是十字交叉的两条路。

一个油条摊紧挨右侧栅栏,停靠在路口边沿。清晨,黑色网丝篮里,竖起排列着一根根黄灿灿的油条,蓬松、柔软,沁着亮眼的油光。薄翠的葱油饼和圆溜溜的麻团,被透明盖子罩着,摆在摊上。个头不高的摊主站在摊后,不时地从油锅里夹起一根滚热的油条,轻轻晃动几下,放入篮中。傍晚,摊子依旧在,篮里的油条依旧吸人眼球。

虽然很少买油条,但我认识摊主。他不是那伤了一条腿的

我关掉茶室的日光灯,点亮一铁盒子小蜡灯,妻问有电灯还搞那玩意干嘛?我没多解释。后来我还玩过酒精灯,买过那种充电的小马灯。不干嘛,就是觉得好玩,总以为这种灯比电灯泡有情趣,小小的灯芯,小小的小火苗,发出幽微柔和的光,一间茶室好像瞬间就有了安静、幽冥、梦幻的氛围。

她哪里知道,在这个纷繁扰攘的世界,那点灯火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想要的正是那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味道。

曾记得儿时每家每户都用煤油灯,带玻璃罩子的。印象中那种灯分大中小三种型号,外观呈流线型,手感光滑,很精致,很有趣的玩意。灯体油壶脚下有个半圆形的把手,稍上点还有个小旋钮,顺时针光大,逆时针光小,跟水龙头开关原理差不多,只是这个是用来调节灯芯的长短。我最喜欢玩那个豆粒大的旋钮,光亮的大小全在我

的掌控之中,感觉大神奇了。

那时候蚊子好像特别多,每到傍晚,蚊子就像在群魔乱舞,嗡嗡叫,到处飞,咬起人来厉害得很,一叮一个大包,甚至一个包,痒得要死。晚上睡觉自然少不了蚊帐。那种夏布蚊帐,制作和质地都比较粗糙,透气性比较差。

母亲往往会把一盏煤油灯的用处发挥到极致,上床之前,母亲挽起帐子用蒲扇在床上驱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花马,带大刀,从你家门前走一遭,问我吃橘子还是吃香蕉?”当这首童谣在银幕上唱响时,南京城还徜徉在一片冬日的暖阳里。有轨电车叮叮当地驶过铁轨,吉祥相馆的木门敞着,老金举着相机,在大好河山的背景图画里,按下快门,为穿新衣的孩童,寻常百姓定格灿烂的笑容。镜头里的光影裹着生活的甜蜜,那时的南京,街头巷尾的叫卖声、檐角的风铃声,都以为会像相纸里的影像,锁定在现实的安稳中,在清浅的时光里,波澜不惊。

谁也没想到,这人间烟火会在1937年12月被一场疯狂的杀戮颠覆。城门失守,枪炮声撕裂了所有的平静。吉祥相馆地下室成了老金一家的避难所,黑暗里,每一声枪响、每一阵脚步声都像踩在心上的重靴。他和妻子儿女相拥在一起,连呼吸都不敢太重。邮差阿昌为了能有一条活路,冒充相馆学徒,被日军翻译王广海逼到相馆冲洗底片。显影液里浮起的暴行影像让他全身发抖——画面里,巷口卖糖画的老张倒在血泊中,平日里总来蹭相机看的邻家女孩蜷缩在墙角,眼神空洞。老金也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悚,外面的世界已不是他想象的样子。他默默地把毕生冲印手艺教给了阿昌——显影液泡着的不只是底片,更是同仇敌忾的决心和勇气。

戏班的林毓秀随身的行李箱里,还带回了伤兵宋存义,让这方寸避难所又多了几分生死相依的重量。而曾拍着胸脯要与百姓共存亡的唐信义,早已带着家人登上逃生的船,把满城手无寸铁的百姓丢给了屠刀。地下室的角落堆着发霉的米糠,窗外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很快又被枪声掐断;巷子里的尸体无人掩埋,腐烂的气息顺着门缝钻进来——尊严被碾碎在血色的泥泞里。

地下室里,宋存义一瘸一拐挪到暗房门口,在那些尚未晾干的照片里,他看见了他的亲弟弟倒在日军的枪口下。他的手死死攥住相纸,喃喃地说:“我弟弟不在了,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他抹了一把脸,转身抓起墙角一根断木,眼神从绝望到决然。他踉跄着冲向地下室的出口,躲在日军的车底下,任利器割伤后背,鲜血直流,与前去偷盗古城墙砖的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最后倒在了日军枪口下。

随着罪证底片越积越多,日军的搜查也

愈发严密。相馆的木门被粗暴踹开时,阿昌正将最后一批翻拍的底片藏进墙缝。庭院里的日军眼中满是暴戾与不甘,胸腔剧烈起伏着,他们身旁,是被洗劫得一片狼藉的吉祥相馆——曾经定格美好瞬间的地方,此刻却充斥着绝望与屈辱。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南京,你们这群侵略者,别想在这里为所欲为!”阿昌猛地挣脱开身旁日军的钳制,用尽全身力气吼着,沙哑有力的声音,在阴霾笼罩的南京城上空回荡,仿佛穿越了厚重的历史,带着不屈的力量。日军相馆师伊藤秀夫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抗激怒,抽出腰间的军刀,一步一步逼近阿昌……

阿昌眼里喷着怒火:“我们不是朋友,永远不是!”这句嘶吼像一把刀,划开了所有虚伪的假面。王广海说他只是一个翻译,只想活命,他的亲善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善待,他甘愿充当汉奸,到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的妻儿就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

阿昌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伊藤秀夫,嘴角扯出一抹嘲讽的笑:“你以为用武力就能征服这片土地?你们错了!”阿昌一边说,一边狠狠地将伊藤秀夫挂在墙上用来炫耀的所谓“南京风景图”扯下,摔在地上,还用脚用力地砸着。

混乱中,老金对着被日军控制的阿昌,也对着这片被蹂躏的土地喊道:“老子是拍照的!”两张逃生通行证在手中推来让去,老金将皱着罪证照片的衣服裹在孩子身上,对林毓秀说:“带着它走,比命金贵。”他故意引开敌人,然后转身举起相机:“来呀,你们喜欢拍照吗?我来给你们拍!来笑,笑啊……”镜头后的眼睛里,没有恐惧,就像他妻子临死前也要护着自己的女儿一样决绝!

“我从小就是唱戏的,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现在却让我当秦桧的女人,我懂的。”林毓秀声音里有屈辱,更有藏不住的骨血里的刚烈。

相馆已燃起黑烟。阿昌终究没能走出被炮火吞噬的相馆,暗房里没冲完的底片还浸在药水里,像一声未说完的叹息!

1937年的南京,有群普通人用血肉之躯,为山河立证,为民族立魂。他们没能走出那个冬天,却让后来者永远记得,何为尊严,何为守护。



山青水甜

(组诗)

谢蓄洪

靖港古镇

一排乌篷船静态展示

泊在芦江岸边

沿岸房屋高低起伏

一律黑瓦青砖白墙

游人乘坐木板机帆船

游览芦江。船上观社戏

沉浸式体验古镇旧时光

青石板街巷,游人鱼贯而行
小贩热情,像他乡遇故知
喊你喝杯芝麻豆子茶再走
喊你坐下品尝小点子甜酒
喊你进店买正宗土特产火焙鱼
凡买卖交易,一杆老秤计量
秤杆上扬,绝不会短斤少两

靖港古镇就像一个时光中转站
游人可展开想象的翅膀
据自身境况设置
穿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去找回儿时记忆

穿越至清朝,远观曾国藩
临危受命,在芦江操演水师
穿越至年代更久远的历朝历代
追寻杨幺等历史人物
在民间封神的传奇

游靖港古镇,感觉时光在重启
这秘密我没有告诉他
只告诉你

河长制

那些沟渠塘坝的小微水体
是故乡丰富水系的
一条条毛细血管
维系水生态正常循环

故乡每一条河长,乃至

每一个小微水体的涓涓细流
都有乡乡村组四级河长
全程管护

大河有大河长

小河有小河长

水族通过一项新任命

一河事务,均由河长负责

防汛的人

乌云发布过多链接
被禁言一周

天空打磨出久违的纯蓝底色
偶尔飘过几朵跑龙套的白云
蓝天才不至于太单调

临时抽调到堤坝上防汛的人
一回到家,瘫软在床上
空调声如流水声
送走他连日的紧张和疲惫

真情告白

谁还在苦苦寻觅诗与远方
我不反对,不效仿
安神静气,不折腾

好人故里学好人

见贤思齐焉,最起码

做一个谦恭有礼的望城人
望城山青,望城水甜

环境、气候、饮食

统统适合我。望城

我向你真情告白

非必要懒得去远方

就在你的怀抱里

安营扎寨,饱读诗书

就在你的青山绿水里

自在逍遥庆余年

如此甚好



厨房,上厕所,有时,啥事没有,就只看看,究竟看什么?谁都搞不清。人上了年纪,似乎手脑配合会有点不协调,那盏灯在她手里老是歪斜着,有时灯油会往外溢出来,我在一旁喊,奶奶,灯歪了,会倒!祖母看着手里的灯,说没有呀,哪里歪了?真拿她没办法。灯罩被火焰烧得乌漆墨黑,擦灯罩时会很麻烦,要将破旧毛巾塞进灯罩内左右搅动,反复多次擦拭,玻璃罩才见清亮。